

李劫人选集

第四卷

同

情

短

篇

小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劫人选集

第	四	卷
同		情
短	篇	小
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定周

封面设计：陈世五

李劫人选集 第四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7 插页 7 字数 302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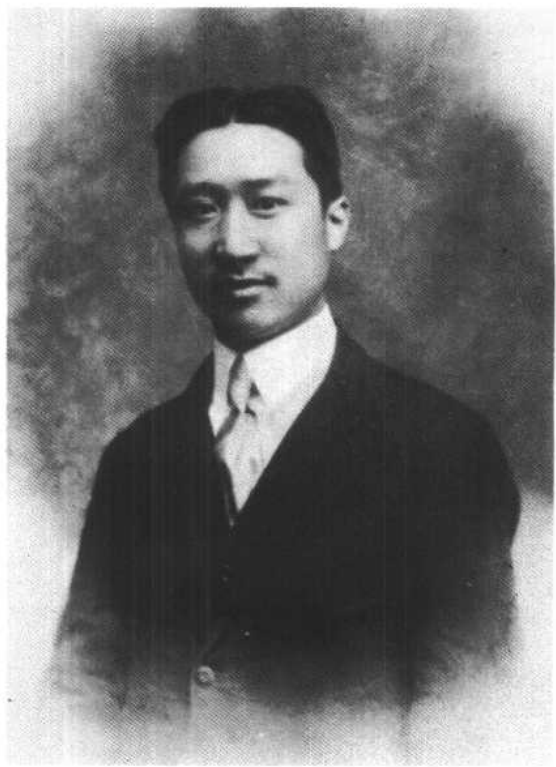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书号：10118·774

(精装)定价：3.30元



一九二二年作者在法国

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中篇小说《同情》和短篇小说十二篇。

《同情》曾于一九二四年编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次编选时，是根据一九三一年出版、经作者校订过的第三版排印的。短篇小说除包括一九四六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作家自选短篇小说集《好人家》十篇外，这次在编辑过程中，还搜集有散存在一至六十年代《娱闲录》、《群报》、《国民公报》和《北新》等报刊上发表的部分短篇作品十二篇。编排依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在编辑整理中，对所收作品注明了发表日期，并增加了简注。

目 次

中篇小说

同 情	3
-----------	---

短篇小说

儿时影	93
“夹坝”	139
盗 志	149
做人难	159
续做人难	175
强盗真诠	203
好人家	229
大 防	247

“只有这一条路!”	270
失运以后的兵	287
棒的故事	299
湖中旧画	322
编辑室的风波	340
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	350
请 愿	403
市民的自卫	410
对 门	423
梦 痕	437
程太太的奇遇	481
胡团长本领真大	498
天要亮了	513
帮林外婆搬家	522
短篇小说集《好人家》自序	534

中 篇 小 说

同 情

于一种不意的牺牲之后居然寻见自己许久以来就在思想上萦回，而在实际上好象是绝了缘的一件事体，请想这个人当是如何的快乐，如何的欣慰！纵然这人曾因为吃了许多自家所不甘受的痛苦，在事中诚不免烦怨欲绝，然而事后总喜欢逢人便道的。我今天要把两个月的病榻日记择要写出，也就是这种意思了。

“同情”，我在国内把他寻觅了好多年，完全白费了工夫，到处遇见的只是一些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我曾自问：“世界果然就是这种寡情的劫夺场吗？”然而答案又只是一个“否”字；并且说：“试把我们的相斫书^① 翻开看看，同情的例也不胜其举的，我们目下的社会想是受了催眠术，他那种冷酷……仇视，或者是暂时的现

^① 相斫书：记载兵战之事的书，如《左传》。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鱼）豢又尝从问《左氏传》，（魏）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编者

象，暂时在此处寻不着的东西，最好是到外面寻去。”不错，我到巴黎才十个月，居然就把它在一种不意的牺牲后寻得了。啊！同情！你的光明和色彩是什么元素构成的？你的成熟期经了多久的日月？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此日是在病院中补记的）

冷极了，到巴黎来尚没有经过这样的严寒。既然房里不曾烧火，既然教习缺了课，何不在我铺在钢丝床上的中国棉被里多暖一刻呢？况且天色又这样暗——在国立四大戏院之一的阿德涌旁边，街宽不过二丈，两傍竖着六层高楼的孔德街内，一间小旅馆第四层楼上的房子，天光从两堵悬着白花纱窗帘和五彩呢帷的玻璃窗上射入，平常的光线已不甚好，今天更特别的暗，好象阴雨时候的黄昏一样。不过同榻睡在另一条中国棉被中的何君已起来了，收拾齐楚，戴上呢帽，披上外套，带着他平常“如见大宾”的样子出去了。

我想：他为什么今天这样早的就去了？哦！今天是礼拜三，应当是女仆忙着擦地板的日期，虽是这旅馆内有二十几间房子够她一个人料理，但我们这间是列在早晨十一点钟内的，礼拜三还须提前半点钟让她。那吗，我得赶快起来。

床上的棉被呢被只管多——因为难得烧火，夜里酷冷，不能不多盖一点，有一个同旅馆的穷法国学生曾盖了七条呢

被——好在不要自家整理。下床瑟缩缩地穿好了衣服，除了硬领不曾带，便到梳洗台前用冷水洗漱了。

不对，肚子痛！

此刻已九点二十分。为什么小肚子忽然的就痛起来了？而且一痛就利害，怕是凝了寒吧？

隔玻璃向外一看，小白纸花似的雪片，就和七月十四日马约门前共和场上青年男女互相撒掷的一样；疏疏密密的在静寂如死的空中飞舞。天色被对面高楼蔽着当然看不见的。很可打开窗子看看街上的积雪究有多少，但是我很害怕再受寒气。越痛了，并且越冷，我本不愿打战的，但那寒战仿佛是从肺腑中发出来似的，不但不由我作主把它止住，而且连呼吸也紧促起来。

走一百步路到卢森堡花园里，坐在音乐亭下去看那微带着死叶的枯林中的雪景，可多么有趣。那般写生画家必不肯失了这样一个机会，一定是瑟缩在油布伞下，凌着寒威调他们的颜色。有幽情的巴黎太太们一定也戴着毛冠，披着大毛外套，携着毛绒手筒，娉娉婷婷地在那不曾被雪盖尽的青草径上徘徊，我只替她们那双露在裙外尺许长，仍旧只穿一层隐约露出白肌的薄丝袜子的脚叫屈，何以通身都保护严密，只这一双脚——照例不穿长靴，再冷还是穿一双露出脚背的浅帮漆皮鞋的脚，独让它去受寒呢？然而卢森堡花园再美，我也不能去了。不但花园里的寒威没有这勇力去轻犯，便是再走一百步到卢森堡博物馆内，从幢红绒的重门中进去，一个

小钱不花，便可袭着由地沟中发出和暖如春的热气、赏鉴四壁法国近代名画名雕刻，直至十二点钟再回客寓的一点清福，也没气力去消受了。

我今天只好得罪那打扫房间的姑娘罢，便从玻璃橱内取出我们做饭的炉子——一盏酒精灯，在煮汤的小锅内烧了一点开水。还不曾喝进口，那女仆已敲门携着擦地板的傢伙，抹布，鸡毛帚进来了。

“日安，李先生，得罪得很，你还不曾走吗？”

“日安，姑娘，你说反了，是我得罪你；今天恕我不能让你。我病了！”

“什么病？”

于是我就围着外套坐在绿绒大臂椅中，一面喝开水，一面看她先把我们乱得象鸡窝似的床铺整理了，又把玻璃橱，炉台，洗面台，书架，桌子，还有两张立背椅，都用抹布擦抹了。她那白布工衣在我眼睛前转来转去，仿佛把我的脑袋都转昏了。末后她又走到我眼前，把她那淡蓝色眼睛注视着，我道：“你痛得很利害吗？你瞧，你脸色完全白了。你睡一下好些，天气很冷，我今天不多扰你，明天再来擦地板好了。”

她就不这样说，我也要恳求她这样说了。我刚刚站起来，两条腿只是乱战，肚子痛罢了，何以连自支的气力也没有了呢？得亏那女仆扶住我，方和衣睡上床去，她又用棉被替我盖好。

“多谢得很，姑娘。请把酒精灯给我收在橱里去罢！”

我向内睡着，似乎好了点，忍得住了。或者竟是受了寒，能有点生姜水暖一暖岂不好。偏偏法国什么调味的东西都有：酱油，醋，胡椒，芥末，蒜，长葱，圆葱，独没有姜。

那女仆又打开窗子把床前一块地毯拿去掸了灰尘，我听见她连打了两个喷嚏，我因为痛得太利害，便不愿再有任何为我所认识的人受了寒。我用力地说道：“注意啊！天气太坏了。”

“我穿了两件绒衣，并不怕冷。这是灰尘的缘故。”

她把地板用猪毛帚扫后，便关门出去了。立刻我就听见她在隔壁房里一面擦地板，一面低低的唱着。二十一岁的城里姑娘，便有这么样的好体格，身子站端了比我高半个头——我并不算很矮，两手伸出来比我的大一倍——我的手也不十分小，似乎比国内一般同年级的读书先生们的还大一些。一天作工至十小时，没有看见她倦怠过，疲劳过，并且随时都是整饬的，快活的。啊！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快乐！我平日的身体本不算弱，何以今天竟病了呢？

何君回来，手臂上挟一块重一公斤的面包——价值一法郎三十生丁^①，笑着问我买的什么菜。

“……痛到此刻还不曾止，哪里还能上街！衣橱抽屉里记得还有白菜洋芋，你找一找……酒精或者够做一顿菜，不然，请你自己去买。亲王街一家杂货店内的比较便宜一个

^① 生丁：原文为 Centimes，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的辅币名。中译为分，一百生丁等于一法郎。——编者

苏^①，每公升只须二法郎六十生丁。”

何君是近视眼，所以刚进门时不曾看见我那狼狈的样子。这时才道：“怎样忽然就病了，这真奇怪！不消说，一定受了外感，我有如意油，吃一点好么？”

我仍旧不能起来，看着何君把酒精灯点燃放在火炉铁门前一块石板上，把桌布揭去，将些小菜在桌上胡乱切了一会，在锅里胡乱炒了一会，油气一逼头脑更是难受，看见何君撕着面包大嚼时，胃上只是作恶要吐。或者如意油居然有效，竟痛得好一点，我便勉强撑持着避到厕所中去——出房门四五步即是，每一层楼有一间厕所，自来水随时冲洗着的。

何君饭后提议道：“今天落雪太冷，似乎再买些柴来烧才好，算我们的经济，十五法郎的柴这个月还烧得起。要是可以，我去德国领事馆替某君办护照时，顺路就叫柴炭店送一百公斤的大柴来。”

若是烧煤炭，合算多了。但是不在警察总厅去取得许可状时，却买不着。我们没有随时烧火取暖的力量，何必去同巴黎市民争这一份备而不用权利呢？天气奇冷时，只去买一百公斤的青柄柴，俭俭省省也可烧四五天；我们已经烧过三十法郎的了。

① 苏：原文为Sou，法国一种货币的音译。五生丁为一苏，二十苏等于一法郎。十八世纪末改十进制后取消，但民间习惯上仍沿用这一名称。——编者

何君去后不久，我又奇痛起来；起初还坐在桌前做工课，其后只好又睡倒床上。大约在午后两点一刻钟的时候，听见店主人纪诺先生迟重有力的脚步走上楼梯一直到我们的房门外，敲着门道：“李先生，我可以进来么？”

纪诺先生是一个年约五十，体魄强悍，性情热烈的巴黎人。全个欧战期间^①，都在战场上服役，经了数十次的恶战，听过德国人的重炮声音，看见过德国人榴霰弹的火光，闻过德国人试放的毒气，他哩，也曾替法国送了一万多颗子弹给德国人；曾经杀死过一个德国人没有，他不知道，他也不曾在身体上受过德国人一点苦痛。他虽是一个有幸福的战士，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但他却不愿高谈他的战绩。有时高兴，也将他在战壕中数年不曾离身的侣伴，退伍后用钱向政府买来做纪念的步枪，弹盒，刺刀，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女儿小路意丝在旁道：“爸爸，你上战场时也这样笑着的吗？”他道：

“并不，你看，就这么样……”把刺刀插在枪口上，把弹盒缠在垢腻涂满的工衣上，把枪挺在手中，因为办事房里——又是客厅，又是餐室，小路意丝没有房间，夜晚把一张小铁床铺在火炉前，用一副日本式的八叠屏蔽着做寝室的地方——没有德国人，跳上前去，冲着大玻璃镜内他自己的影子，圆睁着两眼，做得很凶，其实仍是带着笑的，大吼道：“杀！”小路意丝吓得抱着她那想着以前旧事，神情似乎还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